



在地震重灾区,新华社记者王建华(右)在直升机卷起的风沙中追拍战士转移儿童 新华社发

### 提着一个塑料袋步行进入县城

虽然事情才过去2个多月,但孙春龙回忆起来并不轻松。“45条人命啊,实在太沉重太重了!”

2008年8月1日,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发生山体滑坡事故。寺沟村背靠太钢集团矿业分公司尖山铁矿矿渣堆放地,也被称为“矿渣山”,发生垮塌的就是矿渣下面的山体。当地政府救援后,认定这是一起自然灾害事故,清理出遇难者遗体9具,主要是靠捡卖矿渣为生的当地村民。在接下来的几天中,这个数字再没有被更新过,这引起了孙春龙的注意。

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数字有问题,9个,太接近10这个槛了,10个以上就是属于重大安全事故。后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,发现有网友说这起事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9个。”孙春龙说,“我一直关注这个事件,但发现死亡人数最后停留在11人,8月14日后关于此次事故再没有新的报道。我越来越怀疑当地是想把此事隐瞒下去。”

孙春龙决定前往娄烦调查。去的时候,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外地人,他把箱子放在了太原的宾馆,只提了一个塑料袋,装了采访本和照相机。刚上当地长途班车,就有警察上来检查,“问我是哪里人?我反应比较快,说是陕西的,我的老家在陕西,我用陕西方言跟他说话,他就混过去,他听成是山西的,没有再问就走了。”

快到娄烦县城时,孙春龙提前下了车,提着塑料袋步行进城。“县城入口处,有警察检查车辆,发现班车上有外地人,会查验身份证,会问是不是记者。”进城后,孙春龙没敢住宾馆,“有外地陌生人登记,警察都会来查。我就住在一个正在装修的房子里,和一个装修工人一起住了两天。”

### 乔装修工人采访遇难者亲属

到娄烦后,孙春龙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以接近采访对象。“当地政府一发现你是记者的话马上就采取行动,镇上领导把你送到公安局,公安局又把你送到宣传部,宣传部又开车把你送到太原。”

一次在大街上,孙春龙刚跟遇难者亲属见上面,就有电话打给遇难者亲属,被问身边的人是谁。“我提前都跟他们交待好了,就说是个装修工人。”

接近采访对象后,困难又随之而来。“遇难者亲属不相信我,我说是记者,他说没用的,你们记者来了多少了,最后一个都没报道出来。”

孙春龙挨个做死者亲属的工作。这个过程十分艰难,因为随时可能被发现和阻挠。“一次正在宾馆采访,有一个人说赶

### 国庆长假一直“躲”在外面

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来到娄烦后,孙春龙却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。“娄烦县的一个领导说我们杂志瞒报,他们没有瞒报,上报了45个人,我们杂志才报了41个人,这种指责当然是非常荒谬的。”孙春龙感到非常冤枉,在用他们所有的手段所有的力量进行对抗。

在感觉到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后,孙春龙离开娄烦,住进太原市特别高的一个酒店,“如果国务院调查组坚持不住的话,我可能就面临着指责。想着想着,我的眼泪就出来了,感到无奈和孤独。”

### 国庆长假,孙春龙一直“躲”在外面

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来到娄烦后,孙春龙却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。“娄烦县的一个领导说我们杂志瞒报,他们没有瞒报,上报了45个人,我们杂志才报了41个人,这种指责当然是非常荒谬的。”孙春龙感到非常冤枉,在用他们所有的手段所有的力量进行对抗。

在感觉到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后,孙春龙离开娄烦,住进太原市特别高的一个酒店,“如果国务院调查组坚持不住的话,我可能就面临着指责。想着想着,我的眼泪就出来了,感到无奈和孤独。”

### “记者是他们最后一根稻草”

孙春龙,1976年生于陕西铜川一个农村教师家庭。大学毕业后,进入山西省印钞厂工作,两年后,他应聘到《西安晚报》担任一名记者,四年后,他看到刚刚创刊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招聘,就参加应聘,进入瞭望东方周刊至今。

“在采访中,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当事人无助的眼神,让人觉得必须要帮助他。”孙春龙说,“很多时候,记者就是他们最后一根稻草,所以如果记者不帮助那些当事人,他们很有可能对这个世界完全失去信心。”

近10年的记者经历中,孙春龙也有迷茫的时候,经常要面对各种诱惑和坚持理想之间的抉择。“我从业这么多年,也是一个斗争和选择的过程,我也需要养家糊口,我也需要更多的钱,我也需要过上很好的日子,在这个坚持职业理想和面对诱惑之中,抉择经常发生在,在内心会有碰撞,但幸运的是,在关键时候我能够挺得住。”

孙春龙最痛恨那些整天敲诈勒索别人的记者。“如果我去做,可能早已经是百万甚至千万富翁了,但我不会抹杀自己的人格去做这种事,虽然很清贫,但我感觉自己精神上很富有。”

### 决定拍照时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

戴晓军今年42岁,他在电话里告诉快报记者,自己1996年进入新闻界,没想到,自己以记者身份揭露的“封口费”事件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。

那天是9月25日,下午3点,戴晓军接到了山西本地的一个同行电话,“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接到了那个举报电话,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‘封口费’。”

那位同行没有带相机,他问老戴要不要去。出于职业本能,戴晓军决定前往,“以前只听说过有这种事,还没有看到过。”但他没有车,“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网友,他有车,我们结伴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到达煤矿时,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。为了进入发“封口费”的现场,戴晓军也在一楼大厅的“签到册”上签了名,那个册子后来成为相关部门调查整起事件的切入点之一。

上到三楼,戴晓军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,“楼道里都是人,而在一间办公室里,一群人围在一起数钱。”他悄悄下了楼,让开车的网友发动车辆,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,“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我拍好就冲出来离开,如果我人出不来,就想办法把相机扔出来,让他把相机带走,不要管我。”

布置好这一切,戴晓军冲上二楼,对着办公室、楼道、签到册和门口停的车辆一阵猛拍。拍完后立即跑下楼,上车离开。

他回忆说,当时那些被拍的人显然是在呆住了,并没阻止他。而自己坐车离开时,为了防止有人追,没有从来路返回,而是朝另一个方向开。最后,确定没有人追上来后,才返回了太原。

### 没想过把照片发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### 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### 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### 良知是记者的灵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### 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孙春龙:生活中,其实不爱说话,如果按记者要刨根问底的这个标准,是不大适合做记者的,但我喜欢倾听,虽然讷于言,但因为比较诚实,能取得很多人的信任。比较善良,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,喜欢帮助别人,比如组织过网友购瓜团,在西瓜难卖的前年,组织一批网友买西瓜然后送给环卫工人以及养老院等;还组织了援助流洛渝闽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回家。

## 戴晓军孤单地度过了这个记者节,虽然他的身影这两天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,看似“风光”无限,但内心的失落与空虚溢于言表。他不知道,明年记者节,还会有媒体和他有关系。

戴晓军,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,因举报揭露山西一煤矿“封口费”事件成为了一个新闻人物。公众称他为媒体英雄,他却因此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恐吓骚扰电话接踵而至,更奇怪的是,西部时报却在事发后与他断了联系,他也一直赋闲在家至今。他说,自己肯定会丢了这份工作。

快报记者 言科

## 聚焦第九个记者节·真相

# “揭封”让他成了媒体英雄

但是他说,自己肯定会丢了记者这份工作

### 决定拍照时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

戴晓军今年42岁,他在电话里告诉快报记者,自己1996年进入新闻界,没想到,自己以记者身份揭露的“封口费”事件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。

那天是9月25日,下午3点,戴晓军接到了山西本地的一个同行电话,“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接到了那个举报电话,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‘封口费’。”

那位同行没有带相机,他问老戴要不要去。出于职业本能,戴晓军决定前往,“以前只听说过有这种事,还没有看到过。”但他没有车,“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网友,他有车,我们结伴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到达煤矿时,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。为了进入发“封口费”的现场,戴晓军也在一楼大厅的“签到册”上签了名,那个册子后来成为相关部门调查整起事件的切入点之一。

上到三楼,戴晓军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,“楼道里都是人,而在一间办公室里,一群人围在一起数钱。”他悄悄下了楼,让开车的网友发动车辆,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,“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我拍好就冲出来离开,如果我人出不来,就想办法把相机扔出来,让他把相机带走,不要管我。”

布置好这一切,戴晓军冲上二楼,对着办公室、楼道、签到册和门口停的车辆一阵猛拍。拍完后立即跑下楼,上车离开。

他回忆说,当时那些被拍的人显然是在呆住了,并没阻止他。而自己坐车离开时,为了防止有人追,没有从来路返回,而是朝另一个方向开。最后,确定没有人追上来后,才返回了太原。

### 没想过把照片发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### 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### 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

“回家细细看了一下照片,很是兴奋,因为之前有报道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孙春龙:从受到的关注和反响来看,可以说是空前的,但我希望我还要继续作为新闻事业做贡献,当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回来,如果发现做成了那么几件事,也就行了,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精神空虚和失落,我是受不了的。”



戴晓军

“决定拍照时,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”

“骚扰甚至恐吓电话没有停过。”

“事情出来后,我没接到过报社的电话。”

“新闻记者证”,其余多为“假记者”。

不久,具体的媒体和“封口费”金额逐一曝光。此事及进展经媒体报道后,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。

### 有褒扬也有诋毁

戴晓军很快在报道中露面,可困扰和骚扰也随之而来。但没想到的是“发得快,删得也快,我当时就像和他们一起在赛跑,我动员我的网友和我一起发。”

直到那天,戴晓军也没有搞清楚贴帖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,“我只能怀疑是煤矿方在花钱运作。”好在,戴晓军复制的照片在各大网站遍地开花,网友们的热议此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进行调查。

10月29日下午,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初步调查结果。通报称,仅9月24日、25日两天,就有23家“媒体”的28人登记领取“封口费”,其中两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

自己吧,在调查过程中,你是不是也遭遇过挫折?”

刘畅:是的,而且不止一次。有的时候,是因为技术原因,因为当时年轻,调查的时候没调查清楚,在乡下风里来雨里去的,最后稿子却因技术原因被编辑枪毙掉了。很痛苦。更多的是体制原因,被公众被信任。14年前,焦点访谈,诞生不久很红火的时候,他们对记者告诫:当你得知自己倾注热情和心血的调查报道被枪毙的时候,你就找个地方洗个澡睡一觉,千万不要想到自杀。我对此非常理解,因为一个调查报道往往倾注了你所有的情感和心血,突然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,告诉你不要发了,那确实有

绝望的感觉。但是我同时也觉得,在中国做新闻,你必须要有韧性,就是说今天你痛苦、焦虑得无以复加了,但是你一定要咬着牙坚持下来,不为别的,就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。2006年的时候,我们冰点周刊出了点事情,一些年轻记者感到很迷茫,我们就对他们说:听从内心的召唤。

刘畅:互联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,新闻的传播方式也因此产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互联网可以放大社会情绪,放大社会矛盾,甚至可以表达维权

他在接受采访时说“戴晓军不是我报社的记者”,这个说法让戴晓军更加寒心:“你之前不说我不是记者,我发的稿件你都看,现在出了这件事,你反而说我不是记者了?”

即使如此,他还是清楚地知道,自己已经不大可能继续在西部时报做下去了。

这个记者节,戴晓军遭遇了一冷一热,多少有点讽刺:冷的是,在太原这个节日看起来他已经没有关系了,他早已停止了工作,自己是不是个记者,或者说是不是新闻工作者都成了问题。而在山西以外却很“热”,他没有接到报社的一个电话,没有鼓励、安慰,甚至询问都没有。”戴晓军说,报社似乎在“冷处理”这件事情。

“这个事情出来之后,我没有接到报社的一个电话,没有鼓励、安慰,甚至询问都没有。”戴晓军说,报社似乎在“冷处理”这件事情。

“我想不出原因,除了一个,我发的照片里,有一个自称是西部时报的赵某某的签名,我不认识他,他肯定不是记者站的人,因为我们山西记者站只有三个人,而总部来人,应该通知我们。”这位自己不认识的同时受牵连,可能是戴晓军在单位遭冷遇的原因之一。

戴晓军在事发后,也没有主动和报社联系,更没有工作,“我自事情出来以后,就没有上过班,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,我感觉我是要怎么下了。”

让他欣慰的,是博客里不认识网友们的支持,网友们不吝各种褒扬之辞,称他为媒体的英雄,伸张了社会的正义,体现了记者的良心。

戴晓军在事发后,也没有主动和报社联系,更没有工作,“我自事情出来以后,就没有上过班,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,我感觉我是要怎么下了。”

戴晓军说,自己1996年人行做记者,中途辞职在家开了几年摄影工作室,然后再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工作,自己是一个老记者,虽然没有记者证。

“什么是记者?我之前一直在山西采访,发表的稿件都在报纸上刊登,本地的媒体都新闻事件我都参与了,无论是两会还是奥运火炬传递报道,主办方发了证让我去采访了,主说我没有证,他们都奇怪,说你早就该有证了,但我确实没有。”

但另一个“攻击”却似乎击中了他的软肋:戴晓军你也没有新闻出类拔萃的记者证,你也是个假记者。”

戴晓军不回避这个问题,“我确实没有记者证,调查组找我谈话时也没有了这个问题,我说没有证,他们都奇怪,说你早就该有证了,但我确实没有。”

前两年,有报道称,西部时报在接受采访时说“戴晓军不是我报社的记者”,这个说法让戴晓军更加寒心:“你之前不说我不是记者,我发的稿件你都看,现在出了这件事,你反而说我不是记者了?”

即使如此,他还是清楚地知道,自己已经不大可能继续在西部时报做下去了。

这个记者节,戴晓军遭遇了一冷一热,多少有点讽刺:冷的是,在太原这个节日看起来他已经没有关系了,他早已停止了工作,自己是不是个记者,或者说是不是新闻工作者都成了问题。而在山西以外却很“热”,他没有接到报社的一个电话,没有鼓励、安慰,甚至询问都没有。”戴晓军说,报社似乎在“冷处理”这件事情。

“我想不出原因,除了一个,我发的照片里,有一个自称是西部时报的赵某某的签名,我不认识他,他肯定不是记者站的人,因为我们山西记者站只有三个人,而总部来人,应该通知我们。”这位自己不认识的同时受牵连,可能是戴晓军在单位遭冷遇的原因之一。

戴晓军在事发后,也没有主动和报社联系,更没有工作,“我自事情出来以后,就没有上过班,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,我感觉我是要怎么下了。”

## 聚焦第九个记者节·真相

# 记者是弱者眼里的最后一根稻草

孙春龙

新华社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主笔,社会调查部主任,这个平时性格内敛的西北汉子,最近成了百姓和同行眼中的英雄。因为在他的不顾个人安危和坚持调查下,牵扯到45条人命的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“8·1”特别重大垮塌事故,在瞒报了近两个月之后,真相终于被揭开。国家安监总局公开向孙春龙表示感谢,并向其供职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颁发奖金。

事故真相得以揭开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?近10年的一线调查记者怀着怎样的心态和理想?昨天,记者采访了正在北京出差的孙春龙。



孙春龙

“我虽然很清贫,但我感觉自己精神上很富有。”

“坚守良知,追求真相,是一个记者的底线。”

“在采访中,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当事人无助的眼神。”

快报记者 刘向东